

信用在苏联国民经济中

的作用

# 信用在蘇聯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

貨幣流通與信用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三年

## 信用在蘇聯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B·巴德列夫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信用乃是有計劃地組織貨幣週轉之一種特殊的方式，鞏固經濟核算的一種手段，監督生產與流通之進程，以及監督社會主義積累計劃之執行情形的一種工具。蘇維埃國家藉助於信用將社會主義企業、機關、國家預算以及居民之暫時浮存的和臨時騰閑出來的貨幣資金，在有計劃的程序中吸收來，並將它用於擴大的社會主義再生產之需要上。斯大林同志說：『信用事業的合理組織和貨幣準備金之正確的靈活運用，對於發展國民經濟來說是具有嚴重的意義。』（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三〇頁）

蘇維埃信用與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信用根本不同。卡爾·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時指出了，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信用乃是借貸資本的運動形式。它那裏表現着資本主義經濟底敵對的矛盾——剝削關係，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信用與銀行，助長了資本的集積與集中，愈益地使社會財富之運用服從於壟斷資本的利益。與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辯護理論相反，資本主

義的信用和銀行沒有而且不可能爲克服危機、爲創造穩固的「景氣」和「充分就業」而服務。相反地，社會財富之集中於資本主義壟斷的手中，使競爭更加尖銳化，更加深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危機，更加劇了對工人階級和農村勞動羣衆的剝削。集中在銀行裏的貨幣資財，愈益地脫離生產性的運用，它們首先是針對着準備那種能爲資本主義壟斷帶來巨大利得的戰爭方向。銀行成了指望於掠奪勞動者的通貨膨脹政策之嚮導，變爲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

卡爾·馬克思揭穿了資本主義信用之經濟的本質，同時以天才的銳敏眼光在信用——銀行制度中看到了那樣一種經濟槓桿，這種槓桿乃是在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時候，可以被無產階級加以利用的。

列寧向前發展馬克思關於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候信用和銀行的作用之議論時，寫道：

「沒有巨大的銀行，社會主義不可能被實現。

大銀行是那樣一種「國家機關」，我們需要它來實現社會主義，並且它是我們從資本主義方面現成拿過來的，在這裏我們的任務祇是斬斷那種資本主義式的對這種優越機關的毀損，而使它更加堅固，更加民主，更加淵博。」（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八二頁）

斯大林同志，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時，指出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保存貨幣與信用之必要性。斯大林同志說道：「……信用是國家手中最大的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國家

中建立起適合於社會主義經濟要求的信用制度。在蘇維埃經濟中，信用，一如貨幣，乃是那樣一種資產階級經濟的工具，蘇維埃政權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並使之適應於社會主義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下，信用的職能和使命是有了根本的原則上的變化。從借貸資本的運動形式，從壟斷資本的工具，信用在蘇聯變成了發展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之工具，共產主義建設的工具。

蘇維埃信用在實現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促進了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協調的戰時經濟之建立，並促進了對德國法西斯和日本帝國主義之戰爭的勝利。現時，蘇維埃信用服務於逐漸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之過渡的事業。

蘇聯國民經濟中的信用關係，是由銀行來實現的，而銀行是掌握在國家手裏並且是社會主義國家機構的一部分。蘇聯國家銀行乃是蘇維埃信用制度的最重要的機關。蘇聯國家銀行由於信貸、結算、出納等各方面的業務線索，和所有的社會主義企業相聯系着。它有着將近五千個分行分佈在國內幾乎所有的區域，每年在自己的帳戶方面實行着鉅額的貨幣支付，對社會主義經濟提供着億萬的信用。蘇聯國家銀行是生產與流通方面唯一的短期信貸銀行，是社會主義經濟之結算中心與出納中心；它實行貨幣的發行，同時也是國際結算的機關。

各種長期投資的銀行——工業和電業之基本建設資金供應的銀行（工業銀行），蘇聯農業銀行（農業銀行），全聯盟貿易與合作事業基本建設資金供應的銀行（貿易銀行），中央公用事業與住宅建設的資金供應銀行（中央公用事業銀行）及各地方公用事業銀行，也都是國家財

政—信貸體系中的環節。它們按照國家的計劃並且在自己的監督之下，供應各項基本建設的資金，倚靠預算和其他各種來源對發展社會主義工業，運輸業，農業方面的技術基礎，以及住宅和公用事業的建設等等實行着億萬的撥款。同時各專業銀行也實行着合作經濟部門的長期信貸工作，促進集體農莊制度的發展與鞏固。

銀行資金的規模及其運用的方向，都是由國家計劃加以預定，這要從商品的生產計劃和流通計劃，基本建設的計劃，各經濟部門及國家預算的財務計劃，以及貨幣流通方面的計劃等等為出發。信用事業之有計劃的實行，祇有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才可能，因為對於銀行業務的計劃工作來說，整個經濟過程之計劃工作是必要的，而整個經濟過程之計劃工作是祇有在社會主義之情形下才能實現。

在蘇聯的實踐中所創造出來和檢驗過了的社會主義信用和銀行業務之形式與方法，現時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被廣泛地採用為建設社會主義經濟之工具。

在整個國民經濟規模中，國家財政—信貸系統中的貨幣資源之有計劃的分配與再分配，乃是擴大的社會主義再生產之必要條件，並且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較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最重大的優越點。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從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移轉，是在平均利潤率的法則影響之下並且是通過永恒地不公平、盲目、無政府地進行着。在借貸資本的市場上是由少數從屬於壟斷資本領導集團的最大銀行佔有統治地位；在貨幣市場上，攪混着大量的虛擬資本，而虛擬資本的運動是愈益與社會再生產的實際過程相脫離，並使社會生產服從於投機發財的利益，服從於壟斷者的侵略願望。

蘇維埃信用表現着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並且是建築在這種生產關係的基礎上。蘇維埃經濟中信用的必要性是由於在蘇聯還存在着商品——貨幣關係，和在改造了的形式中起着作用的價值法則而來的。

在蘇聯經濟中，總的社會生產產品，都是開支到生產的需要與個人的需要之上；它的一部分形成國家的準備以及生產與流通中的臨時儲存。為擴大再生產和勞動者們物質幸福之高漲的利益而實行的社會產品之分配，是藉助於代表社會產品之價值的貨幣資財之有計劃的分配和再分配來實現着。

生產着社會產品的社會主義各企業，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以經濟核算為基礎。因此，總的社會產品之有計劃的分配與再分配，是在實行經濟核算的社會主義企業底產品為貨幣而出售的形式下進行着。與此相關，企業的資金是處在循環的運動中，定期地從商品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從貨幣形態轉化為生產資料形態，然後再重新轉化為商品形態等等。因為生產過程是不斷

地進行着，而企業的貨幣進款，在新的生產週期中則祇是逐漸地開支着——爲償付原料、材料、和燃料，發放工資等，以及爲向預算方面繳款，——企業流動資金的一部分，照例，是作爲對於當前支付的貨幣準備金處於貨幣餘額的貨幣形態中。

在蘇維埃經濟之財政關係的體系中，信用之特殊地位首先是由於企業的資金週轉中的騰開出來的貨幣資財，以及國家預算的閑置資金之必須集中於國家手中，和依照計劃它們必須用於經濟的信貸工作需要上。在週轉過程中採取着貨幣形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資金，以及各企業、機關和國家預算的貨幣準備金，是都集中在國家銀行中的帳戶上。所有這些貨幣資財都是在短期銀行信用的形式中提供給工業和貿易的企業和組織，以彌補在商品生產和銷售過程中流動資金方面所發生的補充需要。通過社會主義銀行信用所實行的貨幣資金之有計劃的再分配，與通過國家預算及財政體系的其他環節所實行的再分配之不同，首先是在於這種資金的償還性。信用能夠將社會主義企業和機關暫時騰開出來的貨幣資財，以及不能用預算方法從週轉方面無代價沒收來的貨幣資財集中到銀行裏來，並爲經濟的需要加以利用。

在各企業和各組織之間支付週轉額（爲償付商品，發放工資，向預算繳款等等）的巨大規模之下，在國家銀行中的帳戶上經常存有千百萬盧布的貨幣餘額。由於國家預算收入超過支出也在積存着貨幣準備金；蘇聯國家預算是系統地收入超過支出；一九五〇年超過達九十四萬萬盧布，而按一九五一年的預算，應該超過六十五萬萬盧布。



除掉蘇維埃銀行與社會主義企業和組織的信用關係而外，社會主義國家與居民的信用關係也有着巨大的國民經濟意義——國家公債在居民之間的發行與配銷，以及勞動人民在儲蓄銀行中之儲蓄存款。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成長的基礎上，勞動者們的物質幸福水平一天天地提高。由於零售價格的降低，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和集體農莊莊員的收入一天天地增大。這種情形導向國民消費之穩定的擴張與儲蓄之增長。居民將自己的貨幣儲蓄一部分存入儲蓄銀行，一部分投入國家公債。

人們知道在對國家的信用上所交出的儲蓄資金，是被利用去擴展經濟和文化建設，這種意識乃是我們用以認購（應募）國家公債的那種巨大熱情之源泉。蘇維埃政府本年（一九五一年發行）又發行一種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國家公債。從配銷新公債所得的資金，將用之於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祖國之經濟的威力，用之於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的工程——庫比雪夫，斯大林格勒，卡厚夫等水力發電站，圖爾克明，南烏克蘭，北克里米亞，和伏爾加河—頓河大運河等工程。新公債的發行額是三百萬萬盧布，但在極短的期間內實際上認購額已超過發行額四十四萬五千二百八十九萬三千盧布。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公債的性質與目的，原則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國家公債在資本主義各國中乃是為準備新戰爭，為壓迫廣大人民，為維持資產階級國家的警察機關，搜羅貨幣資金的一種方法。資產階級國家把所收集到的資金用之於支付那種為壟斷者們帶來巨大利得的

軍事定貨。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公債是帶有非生產的性質，並且公債方面的一切支付（還本付息等）都是要倚靠租稅的增加。每一種新的公債都意味着租稅壓榨機的扭緊，都意味着對勞動者們的剝削之加強。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中公債的發行和推銷，使通貨膨脹的現象加劇，並成爲減低通貨價值的一種手段，而這種情形又在勞動者們的肩頭放上了新的苦累。

蘇維埃的公債，是真正人民的公債。在蘇聯公債的認購者乃是全體勞動人民。在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中，國家公債提供給社會主義國家億萬的盧布以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蘇維埃公債之生產性的運用，創設着新的積累源泉，這種積累部分地被利用去向居民償還債本和支付獎金。在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份裏，在公債方面的獎金和利息形式中，對居民支付了將近一百七十萬萬盧布。

整個蘇維埃信用制度，都是預備爲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來服務的；它促進着國民財富和國民收入之增加，社會主義國家實力之增長，人民幸福水平之提高以及社會主義積累之擴大。

閑置的貨幣資金和貨幣準備金在銀行中之集中，首先是由我們的企業、經濟組織、國家機關以及國家銀行的那種社會主義的本質所保證着。對於社會主義的企業和組織來說，將貨幣資金保存在國家銀行中的帳戶上乃是按法律所必須的。集體農莊按照農業組合條例第十二項之規

定也應該將閑置的貨幣資金保存在銀行或儲蓄銀行中的帳戶上。

對那些將閑置的貨幣資金保存在銀行中的帳戶上的企業、組織和集體農莊支付利息，對於國民經濟的閑置貨幣資金向銀行方面集中一節是有所鼓勵。同時，各企業、各集體農莊和其他組織利用銀行信用，也需要償付利息。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利息，與資本主義經濟中所實行的借貸利息，是有着原則上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的情形下，利息乃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它反映着剝削關係，服務於資本家對工人們的無償勞動之吞竊。是加強金融寡頭對全部社會生產之支配的方法。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息的水準是在對借貸資本之供求關係影響之下盲目地被規定着。在蘇聯，利息是由社會主義國家有計劃地加以規定。它乃是剩餘的社會生產產品之價值的一部分，並且是國家對商品的生產與流通計劃，國內貨幣資財（爲社會主義生產之利益）分配和再分配計劃之完成情形，施以影響的工具。爲利用銀行信用所償付的利息，在實行經濟核算的企業方面，對於節約開支，縮減信用方面的需要，合理地運用流動資金，及加速流動資金的週轉率等等都造成一種刺激。蘇聯銀行倚靠貸款方面所收到的利息，對存款人支付利息，維持國家銀行機關，以及加大銀行的自有資金。

在蘇聯，銀行信用乃是計劃經濟之有力的工具，它服務於活的和有形的勞動之節約事業。在勞動生產率之增長中得到表現的那種活的勞動之節約，以及原料，燃料，電力之節約，流通費用之縮減，都在促進國民經濟生產量之加大，並成爲降低成本和增加積累的基礎。減低生產

中和流通中的日常儲存量乃是節約的一種重要方式。而就減低儲存這方面來講，它又是和企業流動資金週轉率之加速及其有計劃的靈活運用相關聯着。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信用改革，廢止了一個企業或經濟組織對另一個企業或經濟組織在信用中提供商品和勞務的制度，確立了經濟機關流動資金形成的程序。蘇維埃國家分與各社會主義企業流動資金，以建立日常的生產儲備，庫存的在製品和成品餘額。在沒有預定以自有流動資金分與企業的那種範圍內，那就要對它們提供用於形成有計劃的生產儲存和商品儲存，以及用於生產中各種開支的短期銀行信用。屬於這種情形的，首先是農業中的季節儲存和季節開支，農業原料的採購和加工等等，以及某些資金週轉沒有季節性的部門，諸如貿易和一部分重工業。銀行信用的目的性、期限性和償還性，阻止企業方面原料、材料和燃料各種儲存之過多的積累，刺激生產週期之加快，鼓勵迅速向外發送成品，消滅商品在銷售和供應道上的遲滯現象——一言以蔽之，導向流動資金週轉率之加快，改善國民經濟中生產資源的利用情形，促使倚靠內部的後備力量來加大產品的產量。

分與企業自有流動資金，保證企業在執行計劃的進程中有可能按照經濟核算加以靈活運用，並提高它們對執行積累計劃方面的關切。至於銀行信用，則加強着國家對生產與流通進程，對資金週轉速度之財政監督，並在全國範圍中擴大資金之靈活運用的可能性。

從信用改革的時候起，蘇聯國民經濟中信用關係的範圍就劇然地擴大了。還在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年的期間就已經確立了按商品週轉額的銀行信貸工作，並且從那時候起貿易組織爲償付商品儲備所需要的資金大部分都是倚靠國家銀行信用來滿足。一九三九年國家銀行着手重工業企業的流動資金信貸工作。到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的時候，國民經濟中的物質有價物將近百分之四〇，已是倚靠銀行信用來彌補；現時，國民經濟流動資金中信用的比重是比較更高些。

國家銀行在各地的分行，貸給企業信用並管理它們的帳戶，就有可能根據對企業之經濟和財政狀況之研究來積極參加爭取加速資金週轉率的鬥爭。銀行幫助着在企業中發現：加速生產週期之可能性，調整向外發送產品及收取貨款工作之可能性，揭露材料儲存之過多現象，指出供給合同中的不正確之點等等。國家銀行底區行和分行，在爲動員資源，爲消除生產中之缺點，爲加速資金的週轉率而鬥爭中，對當地的黨組織和企業的經濟領導人予以積極的援助。

列寧格勒的一家大工場，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會遇到財政的困難。國家銀行區行的工作者們，研究了該工場底不良的財政狀況之原因，發現生產組織中一系列的缺點：諸如，產品出產的不合時宜，流動資金凍結在過多的材料儲存中，向車間中發放材料超過所規定的標準等等。銀行所實行的審查之結果，經工場的黨組織加以討論；工場的領導方面對消除這些缺點採取了各種辦法，現時，這個工場的情況在極大程度上都經過糾正；因而工場工作的財政指標也隨之而改善了。

在列寧格勒其他一家工場裏，國家銀行分行的稽核人員說明其財政困難原因時，斷定這家工場成本方面的計劃之未能完成，乃是沒有正確利用裝備，破壞了材料開支的計劃標準，沒有充分與產品不合規格的現象作鬥爭的結果。在工場的黨組織面前這些問題的提出，以及所採取的各種辦法，幫助了事業的改善；特別是猛烈地降低了廢品之出產；年度終了的時候這個工場還獲得了盈餘。

在多木斯克由於當地銀行分行的發起，實行調整了『氣壓計』工場對發送產品之目錄的交付方面之程序；因而發貨的情形比較更為均勻，降低了成品的超定額餘額，改善了工場的財政狀況。銀行也得以更為有規律地進行器械工場的工作；同時調整好了許多其他企業的物質—技術供應情形。

對購買過多的和不必需的材料拒絕發放信用，對破壞財政紀律的現象採取處罰的辦法，這樣，銀行就促使着企業改善經營狀況，騰出貨幣資金以償付債務。譬如，對格朗茲 (Грань) 的『紅色斧頭』工場採用了處罰的辦法，銀行就促進調整向工場中輸進原料的情形，由於這種結果材料儲存得以降低到定額的標準。又如對沃里斯基 (Вольский) 土敏土工場採用的銀行制裁，也會迫使工場的領導方面減少材料的儲存，加速資金的週轉，以及更守時地與供給者方面進行清算。

銀行的信用，一如實踐方面所指明的那樣，乃是用盧布監督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作之最有效

的機關（機械裝置）。但是這個機關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中還沒有全面的被利用。譬如，在冶金業、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以及其他各種資金週轉不帶季節性的重工業部門中，銀行信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但是對重工業企業按開支發生額的信貸工作經驗告訴我們，信用關係和銀行用盧布的監督在這些部門方面也可以被推廣起來。國家銀行按開支發生額對企業實行信貸時，是向它們提供那些用於償付計劃範圍內的原料和材料之貨幣資金，並且要考量它們的生產綱領之完成情形。這樣，對於不按計劃的輸進物資，便設置着一種嚴重的障礙，並從而提高着這些物資之生產性的利用程度。信用的期限性刺激企業完成生產儲備，在製品和成品各方面物資之計劃的週轉期限，就是說，促進資金週轉率之加速，和使生產過程合乎節奏。加強在降低成本和增大積累方面企業的經濟核算興趣，同時，也加強對生產過程之銀行監督。

許多農業方面的季節過程，都是倚靠銀行貸款來實現。譬如，國營農場用於耕田工作上的大部分開支，是倚靠國家銀行信用來實行，這種信用是按照這些工作的計劃價值之範圍來發放，並要在向採購組織交付產品的時候來償還。這種情形促進着對國營農場的工作實行用盧布之監督。國家銀行和農業銀行對集體農莊提供用於改良土地、農業技術、培養新作物、和實行其他各種目的在擴大集體農莊生產的措施等等方面之信用。隨着集體農莊的擴大，農業組合的信貸工作應當具有系統化的性質，以促進集體農莊生產與財政的改善。

國家銀行所實行的農產品採購的信貸業務，促進這些採購工作最迅速地進行，並使集體農

莊和國營農場爲向國家所交出的產品立即得到償付。在對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加工企業方面實行農業原料儲存的信貸工作之情形下，依照生產計劃所規定的信用期限，促使這些企業澈底而有節奏地完成計劃，達成原料的節約和產品產量的提高。

社會主義信用對蘇維埃貿易有着積極的影響。對蘇維埃貿易組織，——不論是批發的，也不論是零售的，——是在有計劃的程序中提供着流動資金，以償付工業方面所交來的商品之價款。貿易組織極大部分的流動資金都是倚靠短期銀行信貸來形成。對貿易組織提供爲償付商品的信用、促進商品最迅速地到達消費者手中，較好地來爲消費者服務，迫使貿易組織適應着消費者的需要，來對工業方面提出適當的要求。

除掉農業和貿易的信貸工作而外，銀行信用在地方工業企業和產業合作社擴大生產日用品方面，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與國家銀行同時，長期投資銀行也從事着對集體農莊和合作社的信貸——結算的服務。這種長期投資銀行把各合作社的貨幣積累聚積到自己方面來，並幫助它們按照計劃加以運用。集體農莊的貨幣積累集中在自己在農業銀行中的不可分割的基金帳戶上。藉助於這些資金和專門的國家撥款實行對集體農莊經濟作長期的投資。

國營企業投資的資金供應，都是通過工業銀行和其他長期投資銀行用對各種基本建設無償地撥與預算資金的方法來進行，而同時集體農莊、消費合作社和產業合作社各方面的投資，則



基本上是倚靠它們自有的積累，以及長期的銀行貸款來實行。因為必須償付貸款方面的利息和按時歸還貸款，集體農莊和其他各種合作社組織，都努力儘可能地節約利用所提供給它們的資金。

蘇維埃信用在提高勞動者們的物質幸福這方面，也起着重大的作用。除掉信用資源是用於發展廣大消費品的生產和用於擴大商品流轉而外，社會主義國家更分出鉅額的資金，以便通過銀行對勞動者們提供用於個人住宅建築上的長期貸款，和對集體農莊莊員提供用於購買牲畜等之長期貸款。

蘇維埃的信用，是為人民的利益而被利用着，在這方面它和資本主義制度下那種為資本主義發財的利益而服務的信用，是有着原則上的區別。

蘇聯國家銀行乃是國內唯一的結算中心。在蘇聯，經濟機關之間為商品和勞務的各種結算，都是通過銀行並且是在銀行監督之下，不動用現金，而是在劃撥的程序中用轉帳的方法來實現。一切支付都應該在規定的期限，得付款人的同意（承允），從他所有着的資金或按他所收到的資金（貨物週轉方面的信用證或專款〔特別〕帳戶）來實行。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信用改革所推行的那種程序，消除經濟機關間資金之非按計劃的調動，並且促進結算與支付之